

中國
繡像
小說
經眼
集

刁斌著

上海遠東出版社



中國
烤像
小說
經
眼
錄

刁斌 著

 上海遠東出版社

侠 义

《禅真逸史》

爽阁主人刊本
清刻本

石印本《绣像残梁妙相
寺全传》

《粉妆楼全传》

宝华楼刊本
东泰山房藏板本
富记书局刻本

爱日堂刊本
民初石印本

《说唐全传》

观文书屋重镌本
桐石山房刊本
聚贤堂梓行本

焕文书局石印本
新文化书社铅印本
大成书局石印本

《儿女英雄传》

蜚英馆石印本
进步书局石印本

上海锦章图书局石印本



禅真逸史

《禅真逸史》是刊刻于明末的一部通俗小说，署“清溪道人编次，心心仙侣评订”。清溪道人，一般认为是方汝浩。除此书外，方汝浩另有《禅真后史》《扫魅敦伦东度记》两部小说存世。

这部小说将背景放在了纷乱的南北朝时期。书中虽然多涉及萧衍、陈霸先、高欢等南北朝风云人物的史事，然而主要人物林澹然出于虚构，情节亦多于史无征，又颇有神怪色彩，因此可以看作是一部融侠义、讲史、神怪于一体的作品。

书凡八集四十回。现存明末天启杭州爽阁主人夏履先刊本，封面题《新镌批评出像通俗奇侠禅真逸史》。书名中所标的“出像”，指的便是绣像。明代附绣像的小说，大多在书名前冠以“出相”“出像”“绘像”“绣像”“补相”或是“绘图”字样，以此引起读者的注意。看得出，带绣像的本子已成为当时图书市场上的一大卖点。

对绣像的精益求精，是明万历以后各书坊主极看重的事情。如万历二十二年（1594）余氏双峰堂刊本《水浒》登出这样一则广告：“《水浒》书坊间梓者纷纷，偏像者十余副，全像只一家……士子买者可认双峰堂为记。”这里双峰堂主人余象斗强调的是自己推出的《水浒》刊本乃是“全像”，很显然以此吸引读者眼球。这部《禅真逸史》也是同样情况，夏履先对全套绣像颇是自负。他在书首《凡例》中说：“图像似作儿态，然史中炎凉好丑，辞绘之；辞所不到，图绘之。昔人云诗中有画，余亦云画中有诗，俾观者展卷，而人情物理、城市山林、胜败穷通、皇畿野店，无不一览而尽。其间仿景必真，传神必肖，可称写照妙手，奚徒铅鋈为工。”这段话很通俗地表达了小说绣像和文字彼此间互为补充、依存的关系，同时也向读者表明，该书的插图乃是出于名工之手。

爽阁主人刊本《禅真逸史》卷首有插图四十叶八十幅。这八十

幅插图出于何人之手，今已无法考知。据孙楷第先生《中国通俗小说书目》，日本日光晃山慈眼堂藏有一部此书的明刊本，有插图二十叶，记刻工姓名曰“素明刊”。素明乃是晚明名工刘素明。但据《中国古代小说总目》著录，这部明刊本插图亦为四十叶，缺九叶。爽阁主人刊本插图未记刻工姓名，未知是否出自刘素明之手。亦有学者将此书刻工记为洪国良，不详何故。

郑振铎先生载于民国二十九年(1940)《文学集林》杂志上的一篇文章，有这样一段文字：“明刊《禅真逸史》，附图八十幅，尝一见于邃雅斋。以价昂未及收，而转瞬踌躇间，已失去，不可复得。”建国后振铎先生在《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》一书中又提及此事，称“其插图亦精，惜未及购，今不知在何处”。由此可见，振铎先生对这部明刊本《禅真逸史》特别钟爱。正是发乎于爱，才会对与此书的擦肩而过抱憾不已。

振铎先生所见的明刊本，未知是否即爽阁主人刊本。不过纵观爽阁主人刊本四十叶绣像，的确当得起“插图精美”这四个字。这八十幅插图刻技超群，图版精绝，堪称佳构，显系出于雕刻名工之手。有论者对这套作品的评价是：“刀法稳健，雄浑深沉，大气磅礴，浑然一体，有大家风度。”

正如《凡例》所说的，这套绣像“仿景必真”，“传神必肖”。如《佞子妙相寺遭殃》一幅，极注重背景的绘制，山峦叠翠，树木葱茏，楼阁掩映其间，而画面上的人物仅仅寥寥数笔，看似草草，却别有一种苍劲古拙之感，与宏大的背景相映成趣。这里选图十六幅，以作管豹之窥。

爽阁主人刊本 >>>>



林将军急流勇退



丘县尹荐贤礼释



安平村苗二设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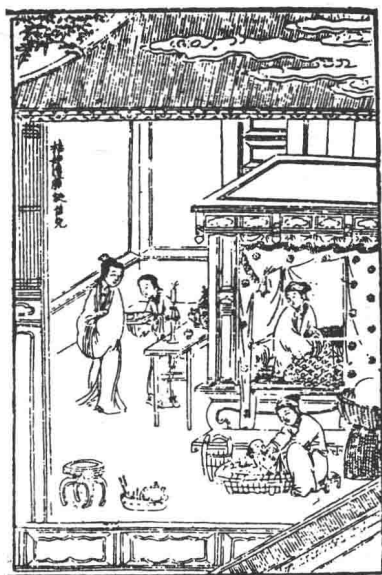
大侠夜阑降盗贼



全友谊澹然直言



害忠良守净献谗



桂子遗腹诞佳儿



正夫纲义激沈全



倭子妙相寺遭殃



奸党凤尾林中箭



夺先锋诸将斗勇



破妖术古刹诛邪



反图周俊杰报仇



轩辕庙苏朴遭擒



善相破法斩冯谦



罗默伽肆凶受戮

爽阁主人刊本亦有覆刻本，卷首却是无图。此书另有明崇祯间翻刻本、清初白下翼圣斋翻刻本等，行款大体相同，卷首插图画面虽同，数量却多寡不等，如崇祯间翻刻本插图仅二十叶。

关于《禅真逸史》，戴不凡先生在《小说见闻录》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文字：“……凡例六又云：‘故其剗剔也，取梨极精，染纸极洁，镌刻必倩高手’，爽阁主人刻图像自负如此，惜未能目睹原本。我藏此书坊刻本，其原图轮廓尚约略可辨。但以此图与金古良之《无双谱》对照，则令人哑然失笑。盖绣像九幅及反面之图案，全部系自《无双谱》中窃来。《无双谱》人像俱栩栩如生，为清初版画中杰构，经此本翻刻，鼻眼模糊，神态全失。第不知原刻是否窃自《无双谱》？若然，则明遗民金古良被爽阁主人窃图刻书之时间，当为清初最为可能。《禅真逸史》产生之时代为清初，当无大误。”

判断一部作品产生的年代，常常是个很棘手的问题。通过绣像来推测判断，可算是一个比较可行的途径。但颇为遗憾的是，这样的一个途径却常常被研究者所忽视。研究者常常更重文本分析，而轻于绣像间的传承关系。戴不凡先生能够从刻本绣像入手，研究小说的刊行年代，这一眼光是令人钦敬的。不过，戴不凡先生在这里有个小小失误，因为他手中的坊刻本并非《禅真逸史》的原刊本，坊刻本的绣像亦和原刊本不同，故而由此推知《禅真逸史》产生于清初，是站不住脚的。

戴不凡先生提及的坊刻本，我亦见过两部。和明末刊本不同，坊刻本所附的并非逐回的插图，而是人物绣像，共计九叶，前图后赞。拿这九幅人物绣像和《无双谱》比较，很明显是从后者翻刻来的。《无双谱》为清初画家金古良所绘，是一套别开生面的古代人物画册。由此可知，从清中叶开始，《禅真逸史》即被坊间多次翻刻，而翻刻之绣像不取爽阁主人刊本插图，而是摹自《无双谱》。如《武帝》一图摹自《羊叔子》，《杜伏威》一图摹自《班超》，《狐氏》一图摹自《苏若兰》。较之《无双谱》原图，笔者所见其中一部清刻本摹绘较工，几可乱真；另一部可能由于印刷的缘故，诚如戴不凡先生所云，人物“鼻眼模糊，神态全失”。

这套绣像后半叶之赞语，倒还是颇有点认识价值的。如题“清溪词客”的《梁武帝》的赞语，云：“梁武不知虚寂道，却于心外觅真禅。弑君篡国皆甘忍，煦煦求仁奚裨焉。幽闭深宫愁莫语，节裁御膳渴禁难。最怜一代兴邦主，至危方知佛不灵。”既体现了鲜明的观点，又满是戏谑之意。

这里辑录此本全部绣像，后半叶之赞语略去。

清刻本 >>>



武帝



傅司农



林澹然



薛志义



杜伏威



查近仁



薛举



令狐氏

張善相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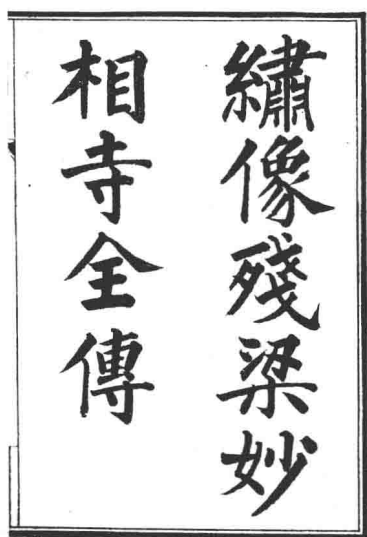
张善相

从明末开始，即有书坊窃取他书的绣像。如叶敬池刊本《警世通言》，由名工郭卓然刻图，其中三幅插图即被后出的崇祯刊本《皇明中兴英烈传》所窃。面对这一剽窃之风，书坊者也是无可奈何。余象斗在《东游记》卷首“八仙传引”中，对盗版者大加指斥：“不俗斗自刊《华光》等传，皆出予心胸之編集，其劳鞅掌矣！其费弘巨矣！乃多为射利者刊，甚诸传照本堂样式，践人辙迹而逐人尘后也。今本坊亦自有自立者，固多，而亦有逐利之无耻，与异方之浪棍，迁徙之逃奴，专欲翻人已成之刻者。袭人唾余，得无垂首而汗颜，无耻之甚乎！”可是这样的疾呼，也是根本扭转不了盗版之风的。很显然，清中叶起刊刻的不少坊本《禅真逸史》，卷首绣像袭自画谱图册，也是时风使然。

这部《禅真逸史》的晚清石印本，改题书名为《残梁外史》或是《妙相寺全传》。笔者所见一部石印本，书名题“绣像残梁妙相寺全传”。卷首有人物绣像七叶十四幅，所绘人物分别是梁武帝、高丞相、林长老、杜伏威、张老庄、虞天敏、章虎、苗二、钟爱儿、段春香、尹氏女、林将军、禅真、守净。单从绣像来看，原本也无甚特色。只不过石印本《禅真逸史》颇是少见，现将全部绣像收录于此，权作物以稀为贵吧。

最后特别一提的是，继《禅真逸史》之后，方汝浩另撰了部续书《禅真后史》，十卷六十回，亦刊刻于杭州。此书今见最早刊本是明崇祯二年（1629）崢霄馆刊本。此本有图三十叶，记刻工姓名“洪国良”。洪国良亦是版刻名工。前面提到，有学者将《禅真逸史》绣像刻工记为洪国良，或是将此二书混为一谈了。

石印本《绣像残梁妙相寺全传》>>>>



封面



目录



梁武帝



高丞相



林長老

林长老



杜伏威

杜伏威



張老莊

张老庄



虞天敏

虞天敏